

天姥茶话续集

陇西节度使哥舒翰沉吟半晌说道:“学士见教,本当敬从,但吾平时节制部下军将赏罚分明,言出必行。今郭子仪烧了军粮、兵器,数目巨大,依法当贷,理当上奏朝廷定夺。”李白说道:“既如此,学生不敢阻挠军法,只求宽期缓刑。节度公自具疏请旨。学生原奉圣上手敕,许小生飞章奏事。今亦具一小疏代为郭子仪乞命如何?”哥舒翰闻言欣然道:“如此正好,可传令将郭子仪收监禁锢,候朝廷旨意而行。”至此,李白辞谢而出。于是两下里具疏上奏朝廷。李白更是极言郭子仪雄才伟略,足备干城腹心之选,派人星夜驰送奏疏,自己也暂留并州馆驿中候旨。不几日,圣旨下达并州,只说失火军士已斩,宜赦郭子仪罪,许其立功而赎之。这正是“学士识英雄,解救患难中,今日得宽典,他年建奇功。”郭子仪受李白活命之恩,发誓于日后报恩。李白也别了哥舒翰与郭子仪,并求哥照顾郭,得以立功为尚。果然如愿以偿,郭子仪终于屡立战功,渐成大将,这乃是后话。此时长安朝中,李白好友贺知章上书告休还乡去了。左相李延之送别时,喟然叹曰:“你我两人相聚日久,少说也有十数春秋,只因受人猜忌而辞官归隐,诚为可惜。”贺知章也嘱托李延之好生照看李白。李白在外也闻知贺知章辞官归隐,朝政只由李林甫与杨国忠专权,心中很是不悦,也就上了一本,也要弃官归隐山林,可唐玄宗就是不准所请,仍允其任意逍遥游。李白无奈,只好遵旨,便回转广陵家中探望妻子许湘娥。谁知回转家中得了个大喜,是许湘娥生的儿子,取名伯禽,已长成七岁年纪了,且能背诵李白的诗篇,其聪俊颖悟酷肖其父。这时的李白看了眼自己的从僮小白,原来这从僮已长成个年轻后生。李白不由得责怪自己太对不起自己的家人,竟让家人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,自己竟没关心过他们。于是下定决心,要在家里多住些日子,和家人多团聚团聚,并为他们多做点事。偏是事与愿违,没过几天安稳日子,不好的消息却不胫而走,不断传来,说道安禄山在渔阳(今北京市密云县)起兵谋反,河北二十四郡被破竹之势攻陷,叛军今已过了潼关(今陕西省潼关县北)已直奔长安来了。唐玄宗已将皇位传给太子,自己逃往四川,一路上狼狈得很。太子继位,号称肃宗皇帝,下诏令郭子仪、吕光弼这两员大将率兵勤王讨贼,战事正十分激烈,难民四散奔逃,骨肉离散,饿殍随处可见。在此乱局之下,李白也是坐立不安。没过多久,又有麻烦来了,永王李璣派遣了一员差官,递交了书扎,要请李白去江淮出任幕僚,为永王参赞军机。李白知那永王李璣也是唐朝皇家族人,因以封为永王。李白自思,自己受唐玄宗亲封,已是朝廷翰林院士,今又受永王函请甚感不妥。为此,就一书回绝了事。偏这永王不依不休,不断派人来请。李白不耐烦烦,骑了头白驴,也不带从人,便出外求仙问道去了。

一日,李白行至龙江,因慕庐山胜景,想去寻找匡氏兄弟在庐山修仙得道的遗迹。偏这代步的白驴身倦体乏,行走缓慢。正在心中焦躁之时,却见江上来了一艘大船,装扮得十分花哨,船内笙篴齐奏,

弦拨箏钟,在那船头上站着位青衣少年英俊书生,仰天歌道:
菰云开霁,蘋风荐冷,
一波微茫万顷。
青山碧波,载托红颜,
一阵弦索悠扬。
鹧鸪斑驳,绿珠茶芽,
静待远方来客。
仕女童童,引吭甜歌,
霎时倾倒太白。
其声若莺啼莺,委婉动听,却异乎平常。少顷,从船舱内走出一个身穿粉红色绢衣的绝色少女,只见她面色若桃花,眉如远山,手若荷芷,与衣裙相映衬,光彩四射。她接着启朱唇,露出贝牙,唱道:
玉箫金管,凤尾七弦,
长天月淡少明。
但观远山,色浅若黛,
妙在拖兰垒翠。
百里无尘,千里鲜影,
只展得琉璃镜。

李白听罢朝前一望,果然已是金乌啣山,银盘初露的时光矣!再回头向那船头望去,只见那里又多出一个着绿色绫衣的美丽少女。她也口吐含香莺声唱道:“随流一棹画中行。夹岸峰,群峦列阵迎。”歌声一落,紧接着船中笙箫管笛、琴瑟箏钟,鼓乐齐鸣,船头一男两女,齐声和唱起来道:“清潋转,红妆相瑱映。鸳鸯隐,鸿淩鸟惊难定。”唱毕船舱内出来一位斯文长者。此人白发白髯,穿一件深褐色长衫,真有仙风道骨之气度。他上得船头,向李白拱拱手,高声叫道:“岸上站的那位,可是太白先生吗?”李白见问,不禁有些惊奇,急忙回答:“在下正是。未知老先生尊姓大名?”那老者笑笑道:“老朽乃是无用之辈,贱姓林名丹丘。哪如先生名冠诗坛已三十余年矣!”李白不胜感慨,摇摇头说:“真是虚度年华,已是年过半百矣!未知先生高寿?”那林丹丘也摇摇头说:“人生果如梦,虚度已七十五年,却是一事无成。先生若肯赏临,请来船上一叙,如何?”一听说上船,李白不由得兴致勃勃,连说:“叨扰!”就跳上船去,进入外舱。这外舱的陈设,真不亚于官家客厅,就中桌椅几凳,件件都以佳木为材,雕刻细致,巧为盘曲。四壁悬挂的均是工笔美女图,有《西施浣纱图》、《貂蝉拜月图》、《明妃和番图》、《子夫旋舞图》、《天姥茶仙图》等等。图上美女画得工笔精细,好像丽妹们将要 from 壁上飞翔下来似的。此时,天色正迷朦下来。林丹丘一声呼唤之下,两行侍女着五彩华服,俯首低视,姗姗而来,抱着十部器乐——羌笛、排笙、胡琴、琵琶、斗弦、篪候、面鼓、双馨、叮锣、铙钹之类;另有数女,扭动纤腰、怀揣锦嘴银壶,双翅翠盘,白瓷花瓶,对李白、林丹丘两人伸出以白玉雕琢的纤纤十指,对甑撮茶,丢入翠盘,壶壶冲水,泡成两盅幽香的茶汤,置于两客前方。顿时雅乐悠悠,使人产生幻觉,犹如身在仙境。林丹丘擎壶向李白说:“此茶来自本人家乡蒙顶,听人言道,先生曾居四川江油青莲,与老叟可算半个同乡,请先行茶叙,再作酒宴。”李白与林丹丘,接连品用罢三盅香茶,觉得余香不断,依稀沾舌,十分惬意。三杯茶毕,林丹丘举掌当胸轻击三掌,顿时乐曲转入“雅调”,在文静之中,侍女们一面搬上酒宴菜肴,向客座敬酒。李白此时已是饥肠漉漉,不需人请,即时张口大

嚼起来。不消多时,便在“百花丛中”进入“醉湖梦池”,林丹丘嘱咐侍女们七手八脚地抬他进入内舱,只觉得身随流水漂动而何等舒心。

一宵无话,清晨醒来。李白只觉得“人在船中,景物人物已是全非”,不仅鼓乐绝耳,且美姬全无,白头林丹丘不知去向。只见船上站满了持矛肃立的士兵,震惊得李白喊了声:“啊!”立时有人向岸上高声叫道:“军师醒了!”接着便有人一个一个地向远处传话:“军师醒了!”不时,又有人一个一个地往回传:“宣军师速来朝见皇上!”李白本来不曾全醒,听得有人称他为军师,神志立马全醒,急急伸辩道:“吾乃翰林院闲散学士是也,汝等休得谬传!”这时有人进来,将李白扶上马车,由驭手将他催马向街上走去。李白从车厢内向外望去,只见街上行人如梭,铺房整齐,便信口问道:“来此何地?”又是那驭手随口应答:“豫章!”豫章即今之南昌,比起龙江,离庐山却远了。他也不屑多问,任马车自行驰去。再会儿,马车戛然停住,只见来了几个彪形大汉,把李白扶上一座四方形的琉璃大轿,由大汉们抬起来抬级而上,进入一座崭新的龙亭。只见亭内左右两侧站满了文臣武将,上坐一位尊者,黄袍冕旒,相貌倒与肃宗皇帝有些相似。李白再定睛细看,倒把他残留的几分酒意全给惊吓得烟消云散。原来上面坐的不是肃宗皇帝,而是永王李璣。永王开口,慢条斯理地说:“先生,久慕高名,思念至今。幸得先生今日亲临豫章,寡人如鱼之得水,鸟之添翼。愿北面筑坛,拜先生为三军之师。朕已吩咐司礼监,整治极大盛宴,用十部雅乐,千两黄金,彩缎五百匹,丽姝二十名,礼待军师。”李白听了这一席话,已是酒意全无,急忙言道:“千岁之言,李白受当不起。千岁与当今肃宗皇帝乃是手足兄弟,贵则藩王,亲则肺腑。如今安禄山造反,胡马纵横,王室已是多难,黎民家破,江山破损。千岁正宜兴师勤王,弟兄同心,举戈讨贼,救万民于水火之中,则功勋镌于华表,宇宙得以磐石之安,岂不美哉,奈何反戈向内,窥视神器,兄弟相残。吾李白素怀忠义,身列清华,受尽太上皇知遇之恩。当捐七尺贱躯,以报皇恩,岂能从千岁逆反乎?”永王李璣被李白一席词正义严的说词激得面红耳赤,勃然而言:“先生差矣!寡人乃太上皇爱子。李亨无理,未奉诏敕,擅立为帝,自号肃宗,天下岂容无父无兄之国。寡人仗义起兵,何得称反?先生你若从我,可建不世之功,有何不可?”李白至此,不禁又摇摇头说:“非也!太上皇闻安禄山反,即下诏传位太子。以郭子仪为兵马大元帅,率师讨贼,此中外尽知也!肃宗继位,灵武登基,何云擅立神器有归,名份已定,从尔叛逆,不是反叛是什么?”李白这一番话,触痛李璣的软肋,致永王怒发冲冠,拔剑指着李白斥道:“无礼!汝竟敢狂言抗命,难道朕的利剑砍不下你的头颅吗?”事已至此,李太白也大声回应道:“李白非怕死之人,断不从逆,死而后已,惟愿伏刀刃而亡,请千岁快赐死吧!”说完即闭目挺身,巍然不动。那永王至此,计穷技拙,只得咬牙切齿地说:“汝不肯顺从于我,少不得叫你一死!”立即吩咐将校把李白原有衣衫脱去,换

作者:石永彬 徐国铨

四六、惺惺相惜

上军师衣冠,关入后营,对外宣称:“李白已投奔永王,做了军师。”这消息从民间传开,黔首信以为真,来永王营中从军的壮丁竟多了起来。一日,有个武士叫武十七郎的,领着十八条好汉,个个长得腰圆膀粗,骑着高头大马,身佩宝剑,来豫章永王的大营从军,一一登记入册,编入行伍。

这十八条好汉是闻李白的大名来从军的,一天两日无声无息,四天五日到处打听起李白的下落;六天七日,十八条好汉一齐开口,说是要见军师。那兵站的司马只说:“军师已去庐山访友,少则一月,多则两月。”劝众人还是稍安莫躁,待军师回来,可与引见。这十八条好汉一时无了主意,只好在豫章小住再说。一夜三更,武十七辗转难眠,心中疑窦丛生,着衣走出营房,对着明月信步走去,来到一处僻静所在,远远有人在怒斥道:“逆贼!快放我出去!放我出去!”武十七循着斥骂声追索过去,只听得那人仍在斥骂,声音好像已近了一些。武十七亦步亦趋,步步探寻过去,只听得那人又放声歌唱起来:

江上囚羈,困煞俺英雄豪气,
愁云压顶鸾刀寒凌冽,
岂肯轻落壮士泪。
想展吾双翅,鵬鵬冲霄飞……

武十七听那歌喉,洪亮清脆,如早年曾闻,记忆犹新,又摸索循声。幸喜那人又斥骂起来:“放我出去!”骂罢又喊叫起来:“京几叹流离,万乘蒙尘,百官惨凄,孤臣豫章亦遭欺。拼七尺,舍命若浮云。保丹心,照晨曦。”这声音越来越拉近了与武十七的距离。突然间,从角落里窜出一名军士,手中挺着一支长矛,喝道:“谁来找死!”武十七是久经生死搏斗场面的好汉,那会惧怕这眼前的小小一名军士,也大声喝道:“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,你道俺是哪一个!”那军士真的睁眼一看,只见武十七果然长得魁梧,腰佩长剑,气度不凡,便将语气缓和下来说道:“莫非你是一位将爷?”武十七摆起架势问道:“深更半夜,何人在此胡乱呼喝,莫非想扰乱军心不成?”那军士凑上来对武十七轻声地说:“将爷,你有所不知,此人原是永王爷军中的军师,名叫太白,只因犯了军纪,得了疯癫,故而禁锢在此。”武十七“啊”了声说道:“休得多言,你快领我去见他一面!”那军士一愣后说:“小的不敢。”武十七郎听他一声“不敢!”立即飞起一脚,抢了那军士的长矛,再一脚又把他踢倒在地,用长矛顶住军士的胸脯,厉声喝道:“难道你真的不要命了不成?”那军士一看性命难保,急忙求饶道:“将爷,小的家住四川,没奈何被强征来此当兵,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娘。只要将爷你让我回家,小的什么都听你的。”武十七郎听罢军士的求饶,就笑笑说:“只要你听我的,我即送你川资,让你返乡供奉老娘。”说罢从怀里取出白银一锭,甩与那个军士说:“吾先给你纹银二十两,事成之后,再给你二十两,你就回转四川去吧!”那军士喜出望外,收了银子,跪地磕头说:“多谢将爷恩典!”武十七郎见时不我待,忙吩咐那军士说:“你快领我去见李太白先生!”军士喊了声“是”,领着武十七拐了二个弯,来到后营木棚之内,只见门上锁有一把大铁锁。武十七举手猛力一击,将铁锁击落,开门进去。只见房

内坐着的,真是李白先生。他虽身穿军师华服,四脚却被绑住。武十七喊了声:“太白先生,俺武十七来也!”李白听说武十七郎来了,也急不可耐地喊了起来:“武壮士,快来救我!”武十七进房,三拉五扯把捆绑李白身上的绳索扯了个干净,拉起李白就走。走到前营房,把十八条好汉全部叫醒,随带着四川军士,各去马厩带出了匹快马,骑上马背,一伙儿向北狂奔而去。正好当时的永王已带领大军去金陵与同党会师去了,留下的兵勇少之又少,无法追上武十七他们。未几,武十七等护着李白到了龙江,冲进龙江的所谓县衙,打开银库,由武十七郎作主,每人装得纹银一包,人马分成三路各奔前程。十八条好汉去郭子仪军营投军;四川军士回转四川;李白一人回转广陵探望家人,要与夫人许湘娥、侍妾步摇,公子李伯禽团聚。

李白卸去军师华服,换上青布兰衫,头挽发髻,妆成个江湖道者模样,用高大战马,换来了匹青驴,直奔广陵而去。在路非只一日,辛苦倍偿,好容易到达金陵(今南京),只见城门口贴着一张李白人像图形,旁边写着几行文字,道是永王军师李白,正在寻找夫人许湘娥、公子李伯禽。夫人、公子若见告示,速来府衙以便早日一家团聚。这金陵府衙已落永王李璣之手,这张人像图形,必定是出于李璣叛党之手,其中隐藏着奥秘,若许湘娥母子信以为真,去金陵府衙寻找李白,岂非误落圈套。想到这里,李白不禁焦躁万分。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,这时的李白远远望去,在那图形对隅的柳荫之下立着个英俊少年。他手托下颌正在沉思,这少年不正是伯禽吗?李白向伯禽打了个招呼,把他叫到僻静之处。父子俩静下心来,宽宽地交谈,不禁悲从中来,伤心落泪起来。事情巧中有巧,在这节骨眼上,武十七郎竟也来到了李白父子的面前,分散了李白父子的注意,听起武十七的叙述,原来永王李璣趁肃宗在灵武登基,重用郭子仪与吕光弼两员名将,总领天下兵马与安禄山战于晋冀。趁江南空虚之机,勒兵占领金陵与广陵一带。李白夫人许湘娥率家人避贼锋,至金陵玉贞观皈道,与步摇两人带发修行,而伯禽则在钟山筑草庐攻读四书,与老苍头,小白同食宿。武十七等十八条好汉也因过不了江,才返回金陵,在此伏而不动。今日各自来此探听消息,恰好又都碰个正着。当场商定,子伯禽金陵伏而不动,父李白向东行,去瀛洲会友,后隐迹山林。先由骑着战马的武十七,护送骑着青驴的李白过芜湖,到钱塘,再向南行,抵达山阴(今绍兴),这里是较为平安的所在。为得要去郭子仪大营从军,武十七等十八条好汉只得在山阴与李白道别。所幸的是在豫章、龙江带得银子,路上还不愁吃穿。李白本意要去剡东天台探望司马承祯,以完当年广陵之约,只是不知司马身在何处,心中有些孤疑不定。正在踌躇不时时,从对面过来位须发雪白如丝的老者,他也骑一匹白驴缓缓而来。不料,那老者从驴背上滚落地上,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。李白见此,大吃一惊,赶紧下驴,紧走几步,将老者扶起,替他拂去衣上灰尘,问他有否负伤?偏这老者闭口无声。

(待 续)